

漫步泸定桥

■刘跃清

红色足迹

早就想去泸定，到那座闻名遐迩的铁索桥上去走走，听听大渡河的水声，吹吹那河谷的风，抚摸根根铁索穿越古今的苍凉与厚重。思忖多年，直到今年过年才得以成行。

泸定县城依山傍水，地势虽不甚高，但两岸山岭裸露，草木稀疏，少见高大乔木的踪影。时值午后，本就无力的冬日暖阳早已隐没，凛冽山风袭来，吹得人直打颤。驻足河畔，极目远眺，冬日的大渡河水势不减，湍急奔流。深水处凝成一泓幽碧，水面上不时有漩涡生成、疾转，旋又消逝无踪。岸边偶见垂钓者身影，更添几分静谧与孤寂。对岸桥头，一排仿古茶楼酒肆高悬起串串大红灯笼，那鲜艳夺目的红色，在寒风中显得格外耀眼，也透着一丝清冷。

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泸定桥，是一座铁件总重达40余吨的铁索桥。这座桥因红军长征途中“飞夺泸定桥”这一著名战例而永载史册、闻名遐迩。讲述这段英雄史诗的电影《大渡河》，至今仍深深烙印在许多人的记忆中，也是我儿时观看次数最多的影片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在我的家乡湘中偏远山村里看电影实属难得。通常只有遇到老人寿诞、婚嫁喜事或是子女金榜题名，乡亲们才会热热闹闹地放一场电影。或许是乡里的放映员很久没进城了，片源许久未曾更新，有大半年间，反复出现在村中银幕上的，便是那部讲述红军强渡天堑的经典影片——《大渡河》。尽管对情节与台词早已烂熟于心，我们这些孩子仍是每场必到，看得如痴如醉，那份热情始终如一。影片中那位老班长坠崖悬崖、英勇牺牲，战友们撕心裂肺呼喊“老班长”的场景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彼

时，我正担任我们班级的班长。课间嬉戏奔跑时，伙伴们便常常顽皮地拉长声调，学着电影里的腔调喊我“老班长”。这童稚的呼唤，仿佛在不经意间，将银幕上那悲壮激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悄然播撒进了我们幼小的心田。

走近泸定桥，桥头飞檐翘角，古朴大方的清代木板房风貌依旧，匾额上康熙御笔题写的“泸定桥”三个繁体大字苍劲有力。冰冷的铁铸将军柱、斑驳的桥台柱石，连同那篆刻着工匠姓名的铁环，无不在默默诉说着跨越3个世纪的沧桑岁月。此情此景，恰似桥下奔腾不息的大渡河水，如泣如诉。

行走在泸定桥上，桥身如秋千般晃动，时急时缓、幅度时大时小，令人不敢轻易俯视脚下奔涌的大渡河水。若遇对向来人，需侧身避让于桥边，桥体晃动便愈发明显。桥头警示牌赫然在目：“请勿行走桥边，危险！”今人行走于铺设木板的桥面尚且如此小心谨慎，那么，90余年前，面对冰冷空悬的铁索，耳畔咆哮如雷的激流、头顶呼啸的弹雨，那支英勇的队伍，又该以何等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勇气与信念，去完成那气壮山河的冲锋。

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，那场彪炳史册的战斗打响了。由2连22名共产党员和骨干组成的突击队，冒着枪林弹雨，攀踏着冰冷的铁索，向对岸敌阵发起冲锋，夺取桥头堡。3连官兵紧随其后铺设桥板，保障主力部队迅速通过，攻占城区。如今，矗立桥头的纪念碑上，镌刻着廖大珠、王海云、李友林、刘金山、刘梓华等5位勇士的英名。据多方考证，迄今已有12位勇士的姓名被寻回。其中4位，有幸亲眼见证了新中国诞生。距桥西岸下游不远处，一座线条刚毅、气势恢宏的红军战士雕像巍然屹立。有人说他们在微笑，有人说他们正咬紧牙关奋力冲锋，仿佛下一秒即将发出震撼山河的呐喊。忆及军旅

生涯中采访过的老红军，他们说长征路上能走到最后的，往往并非那些体格最魁梧、力气最大的战士。那些身强力壮、身手矫健者，总是冲锋在前，最先倒在枪林弹雨之中；或是默默背负起瘦弱战友的枪支行囊，自恃能扛得住，却因体力透支，最终长眠在征途之上。正是这前仆后继、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，托举着一支队伍穿越黑暗，引领着一个民族走向复兴，支撑着一个国家迈向光明。这，便是英雄存在的永恒意义，也是我们世代敬仰与歌颂的精神源泉。在那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中，有太多如同飞夺泸定桥的勇士，连名字都未曾留下。但他们的热血，早已浸染成共和国旗帜上最鲜红的底色；他们的忠魂，如同巍巍青山、浩荡江河，永远守护并壮美着这片他们以生命捍卫的土地。

站在泸定桥上远眺，上游不远处，红艳艳的雅康高速兴康特大桥宛若长虹，横跨天堑，一头连着海子山，一头接着二郎山，隐约可见车辆如梭，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。古老的泸定桥与崭新的兴康特大桥同框而立，构成一幅跨越时空的壮阔图景：一座俯身河谷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，承载着历史的重量；一座飞跃云端，诠释着发展的速度，彰显着时代的力量。这静默的“对话”，是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对照。

行走在由木板与铁索构成的桥面上，耳畔是亘古不息的水声，指尖触及的是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铁环。每一步的轻晃，都仿佛叩响历史的回音。那些曾在此浴血冲锋的身影，与今日桥上驻足凝望、拍照留念的游人，他们的足迹在时空的某一个节点上重叠——勇士以生命铺就的途途，如今正承载着后人的安稳步履与静好岁月。桥，还是那座桥；河，依旧是那条河；而人间，早已换了新天。

漫步泸定桥，每一次驻足回望，都是一次与历史的深情对话。英雄的精神，在新时代的山河间永续流淌。

我的航天文学角

■王秋燕

仿佛回荡着抗战时期的枪声与呐喊，心头焦灼。无数个深夜我辗转反侧，睁眼闭眼都是未完工的工地。

彼时的我，早已没了最初的冲劲。退休金耗光，后续开支全靠家人垫付。他们没有一句怨言，却让我心头的担子愈发沉重，有些喘不上气。我甚至想到打退堂鼓，干脆放弃，不再硬撑。

我跟家人坦言：“我实在扛不住了。”18岁参军入伍，42年军旅生涯，我从一名通信兵成长为军旅作家，这辈子里最熟悉的，是在文学阵地上的孤军奋战——哪怕如长篇小说般的浩大工程，也是我掌控节奏的阵地。可盖房子、做项目，涉及设计、施工、审批等环节，早已超出我的“作战半径”。拿着退休金本可安稳度日，何必自讨苦吃？家人没怪我，只劝我“再想想”；好友直言：“别当逃兵，这不是你的作风。”

“逃兵”二字，震彻心扉。身着戎装40余载，我的人生词典里从无“退缩”二字，我怎能轻言放弃？咬咬牙，我重新整装出发。

困惑时，我向老友请教，他反问：“你最擅长什么？”“文学！”几乎是本能应答。这话出口，记忆如电影般闪过：当年在部队，我的文化课成绩毫不起眼，连考军校的底气都没有。可我喜欢写作——连队的黑板报是我第一个“阵地”，好人好事通讯、广播稿、新闻“小豆腐块”，一篇篇被表扬的文字，像一枚枚军功章，慢慢给了我自信，让我逐步成长为军旅作家。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，让我能以笔为枪，记录航天人的攻坚克难、赤诚坚守。

“那就建一处书屋，让它成为军事与航天文学的集结地。”好友的话如明灯照亮前路。我豁然开朗，这个方向，既贴合我的军旅生涯，更圆了我回馈故土的心愿。目标既定，便如战时攻坚。施工初期，天井荒草齐腰，屋内灰尘

呛人。正当我犯难时，亲友们自发赶来支援。他们不喊口号、不图回报，徒手拔草、清扫庭院、搬运建材，汗水浸湿衣衫，手上磨出薄茧也毫无怨言。

在北京认识的老乡杨勇，听闻我的想法后当即表态：“秋燕姐的事，就是我的战斗任务！”他雷厉风行派来设计师，短短半个月，书柜已稳稳立起。当地党委政府送来的浙西南红色史料与书籍，让这份文化事业始终浸润在红色温情与集体力量中。

我向军队中相识的前辈、作家战友和地方文友发信息，告知他们小顺正在筹建“航天军事文学书屋”，希望传承红色基因、汇聚军旅文学力量。没想到，响应如潮：百余位军队作家的签名佳作从五湖四海寄来；地方文友也伸出援助之手，馈赠了不少好作品。沉甸甸的包裹堆满屋子，每一本书都带着墨香与情谊。

关于书屋的名字，我斟酌许久。放弃“馆”的厚重，舍弃“廊”的绵长，最终选定“角”字——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，它是军事航天文学的一方哨所。

在多方的托举下，航天文学角于2025年6月4日正式开张。

文学角现已举办了10期文学公益活动。让我特别高兴的是，云和县的小学生们走进了我的文学角。但愿这一短暂的相遇，悄悄撒下一粒粒种子在他们心中，然后静静发芽、默默生长……希望他们长大后，也穿上戎装保家卫国，或奔赴星辰大海的航天征程。

我的航天文学角，它根植于小顺的红色土地，一边连着航天的浩瀚星空，一边系着故乡的红色血脉。让军事文学在这里扎根结果，让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，让航天精神与军人风骨在这里生生不息——这，便是我作为一名老兵，能为故乡做的最踏实也最心安的事。

军营纪事

几年前，因工作关系，我走进天山深处一座营院，认识了一群看似平凡却绽放着青春光芒的守库兵。那段不寻常的遇见与相处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依然使我心潮澎湃。

那时候，我正在驻库勒某支队调研。当我听说该支队最偏远最艰苦的一个中队远在700公里之外，便要求前往看看。

汽车在天山腹地辗转颠簸。我们一行先是南下，然后西进，穿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，翻过一座又一座的达坂……经过长达10多个小时的行程，窗外的景色越来越单调，路旁的人烟也越来越稀少。

一路的崎岖与枯燥，最是消磨人的精神。大家由出发时的兴高采烈、谈笑风生，逐渐变得疲惫倦怠、昏昏欲睡……

“到达中队了！”抬头一望，映入眼帘的，是营区大门两侧院墙上的一幅巨大标语——“只有荒凉的大山，没有荒凉的人生”。

在苍茫群山的映衬下，这14个鲜红的大字，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。那一瞬间，大家顿感精神一振，长途跋涉的疲惫仿佛也随之消散了。

这个中队，常年驻守在天山最深处，担负着看守洞库的任务。这里荒无人烟，远离村镇。举目四望，只有群山之中这座孤零零的营院。荒凉的环境、艰苦的条件、寂寞的生活……是官兵每天都要面对的最直接的考验。

然而，他们个个朝气蓬勃。踏进营区，一股积极向上的氛围和青春气息扑面而来。

如此偏远的基层中队，能来一趟，殊为不易。大家对这次调研格外重视，按照各自的分工，尽力把工作做细做实。

3天时间，我们看得真切，听得明白，摸得清楚。

这是一个满载荣誉的基层单位。历史上，他们曾获得很多表彰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。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在这里代代相传。从实地调研结果看，中队彼时的全面建设，依然走在整个支队的前列。

让我们深受触动的，是官兵对青春



回望长征

■葛 迅

匍匐在大地上听一听
依然能听见红军铿锵的足音
站立在山巅上望一望
依旧能看见勇士冲锋的背影

一双双草鞋走过的二万五千里
一步，一步
丈量大地的苍茫
一脸腔热血染红的二万五千里
一程，一程
镌刻不朽的史诗

二万五千里，一条长长的红飘带
每一滴血，都是一团燃烧的火种
二万五千里，一本厚厚的教科书
每一个字，都在唤醒沉睡的心灵

走一走，二万五千里
让赤诚的信仰激荡血脉
唱一唱，二万五千里
将坚定的足迹融入山河

界碑

■马 驹

汗水在迷彩服上画地图时
他正用脚丈量
脚下的方寸国土

风吹来口令
他把自己种进战位
长成会呼吸的钢
根须扎进冻土
枝叶托起星辰
枪刺是他沉默的锋芒

每当太阳升起
界碑上的红字
比朝阳更烫



黎明之前(中国画,遵义市美术馆藏)

裴开元作



长 征

第6671期